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二三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賛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蘇平仲文集卷二

明 蘇伯衡 撰

雜著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内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

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為始詳密謂秦為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為觜觽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趙為昴畢燕為尾箕齊為危虛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營室東壁楚為軫翼吳為斗越為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

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為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容星彗孛之氣以為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葢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魯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為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

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彦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肴不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説之難通也固宜葢天有

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

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

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閒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閒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閒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葢古法而歷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

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説豈專係於是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為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為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為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

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

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葢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為十二折為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

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
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
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
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
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
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
甚者則以刑為嬉而廟堂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
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

而後世柰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趍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

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棰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為且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

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為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劓之刖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脉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羣起恣肆以決性命于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

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歴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效秦之尤此吾每覿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敕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頼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蘭雪軒銘 并序

天台陳庭學給事儀曹雖在繁劇而意度閑雅閒則退

休一室取詩書而詠歌焉因扁其居曰蘭雪夫生於深林者蘭也而其芳無遠不聞雨于窮冬者雪也而其白垢莫能滓故聞蘭之芳者悠然而心神清挹雪之白者凛然而毛髮竦人之于蘭未有不愛之而于雪未有不畏之者也人之生斯世也行不脩而善名無稱節不立而隨俗雅化不足起人之愛慕畏敬殆二物之不若矣大抵善學者往往會萬物之理以為一已之用是故喬梓俯仰觀之而明父子之道棣蕚相承見之而得兄弟

之情於風激雷厲而相益之義以著于日昃月盈而持滿之方以寓于松柏而識固窮之節于履霜而知防微之戒凡若此者未易以殫述也古人之觀物如此則庭學之於蘭雪也夫豈徒哉因其請為著銘曰

有蘭菲菲有雪霙霙伊誰取之以為軒名洵美陳生式燕以安匪物之玩惟德是覿莫馨匪蘭莫潔匪雪馨故不泯潔故不涅不泯不涅君子攸同匪玩乎物德焉是崇和順中積英華外溢清白自持勢利莫移匪蘭而馨

匪雪而潔君子之風君子之節

全有堂箴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因其請為作全有堂箴其辭曰

惟人之初出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為智為愚為狂為聖不啻天之與淵其何以則然豈不由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在我之天其孰能遷之柰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斵喪而不克奉以周旋則處斯堂猶搿局

蹐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桂衡孟平字箴

人之取則者三尺之衡權之設也有前有却物之懸者有重有輕而凡銖兩斤鈞惟于衡焉是徵寡則低多則昂不低不昂斯得其平夫然後民情以服莫之敢欺亦莫之敢爭而衡之所以平則由其無物我之情斯衡也猶出於人之經營若夫人之具手足形也蓋有自然之衡與形俱生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天之經地

之義民之行惟人日用之間雖不能無情而能若斯衡之不用其情自一言一動以至于造次顛沛惟王道之攸行惟天君之是聽浩乎其無適莫也泊乎其無將迎也蕩乎其無偏黨也澹乎其無愛憎也漠乎其不作聰明也則事變之錯出於吾前者雖轇轕而縱横吾之視聽何至不免于熒吾之酬酢何患不得其正而吾之于踐形也庶幾其有逕庭矣惟平惟衡我字我名天之與我者恒恐弗克奉承而蚤夜以兢兢爾名爾字罔弗與

余京余將致愛助之誠夫安得不以父師之訓我者為爾之丁寧

表文

代翰林院勸進表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即位于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于鄗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丕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

隨時中謝欽惟躬膺歷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黄鉞再麾潯陽遄定僭偽兼收于漢孽提封奄奠於樊襄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隴蜀于壃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傒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郡帥之内附肩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欵降踵至嗌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悦而歸已今則士誠梟首于闕下會稽通籍于域中弓矢永橐輿圖載闢

此皆二儀協賛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輙陳愚懇冒瀆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登極表

寶歷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瑶圖啟運得百姓之驩心臨
御云初謳歌為盛中賀欽惟聰明天縱剛徤日新仗尺
劒以定群雄道符漢祖歷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
匏繭栗以藏祀而上帝時歆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
祗若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
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命之永延凡在生成罔不慶賴
臣等獲覯鉅典幸際昌期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致治
恭陳於善頌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敷言願賛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皇穹垂佑誕錫貞符哲后挺生丕承正統中外永賴臣庶均驩中賀欽惟巨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紘咸囿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戡定於昭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啓萬年之文運

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為王

者之師適瞻齊斧之特班遄見捷書之洊至羣情胥慶一統維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之役太宗啓運復加充竇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兹伏遇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番禺衣被乎恩光循撫遐荒輿道上供其方物顧兹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赫之威用副傒蘇之望收海陽以遏其衝要定秦郵以擣其腹心濠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計益窮而負固地逾

戚而偷生宸慮彌切於解懸戎車遂勤於再駕勢成犄
角人效智能引領義旗親黨之投戈恐後允懷仁聳謀
臣之稽顙爭先苕霅首平吳松繼下齒錢唐於郡縣登
會稽於版圖崑山傳檄而從距牙斯拔檇李攄誠而附
蕃屏悉空叛將就磔於藳街禁旅環攻其外郭茲雖天
眷實出廟謨殲厥渠魁佇看虞之不臘綏其士女幸覩
堯之授時臣等叨列星垣獲覩露布煙火萬里式歌神
武之功干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代秦王府官謝表

伏以誕膺景命開車書一統之基衆建懿親為宗社萬年之計茲肇開於土宇遂董正於官寮中謝臣歷觀夏商以及周漢方其授茅土於子弟孰不任忠良為股肱葢凡前後左右之人罔非吉士則得脩齊平治之術斯為令王令神聖之膺圖仰皇王而取則方立經陳紀之始為宗子維城之規況秦國四封奄有關內而形勢百二在其域中府署之開傅相之設固將藩屏帝室豈惟

保祐王躬宜得重臣以申器使臣等經文緯武才不及於曹參博古通今學有慙於賈誼夫何僥倖乃辱甄收兹盖伏遇覆載等乎乾坤將曲成於庶物高明齊乎日月靡求備於一人斯朽鈍之微踪亦叨塵於華選臣敢不虔恭夙夜苟非唐堯虞舜之道焉敢陳衹遹訓謨罔俾河間東平之賢專其美

諡冊文

懿祖諡冊文代陶安學士作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葢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於古進謚在今伏惟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皥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

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册寶上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
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啟土
建邦永賴在天之列祖謹言

懿祖妣謚册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
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
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
重闈之積累嚴脩裸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

順承壼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册謹奉册寶上尊號曰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褘衣莫遂生榮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制誥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賨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
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
眷爾外藩忠於内附為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曩在
北朝屬為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
宜官府各脩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
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歷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
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馬援之識
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

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兹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禄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貫作鎮藩翰保境安民

待四方之底定提𩦡籍户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内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曁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賛樞機匪彰効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肇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収於顯效可授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勳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即杖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擢彼南征列中堅而保兹東土奔走禦侮益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録戎旃再典奬命荐膺綽有休聲既克副於望實誕加峻秩庶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其勉之可授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扆之臣視之猶心膂克兹膺

選實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

繼長千夫屬橐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

勤乃事勇冠一軍僭爵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

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

式克於欽承可授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并序

姑蘇吳縣之閶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

者也節婦姓黄氏名妙清歸姚氏為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况有子可從何為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為去留者哉終

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于縣若府監察御史為營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為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嫠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三文聰懼無以侈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遊屬太史氏介朱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

然則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以之為務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為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輙加表異盖以此也而姚榮妻黄以貞節著閭蒙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為之頌頌曰

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廸之聖神奉天式

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以旌書風行

而表孰不彝趨非有館鎋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

敘吳縣有婦姚妻氏黄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儋無儋石

室若懸罄母子煢煢相依為命霜風凄其落月照帷閶

闔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薺

如蜜慷慨自誓辭與涕俱何以人焉而犬彘如我不即

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如何子未成童掠於亂兵

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僉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咈哉何言之卑我志可易太山可隳太山可隳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既寧謚子亦生還雖無甘吉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於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楔楔巍巍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視傚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婦道不虧尚稱聖意臣節殫竭有不寵異

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何遯山先生賛并序

晉城何氏自唐會昌中諱晉者避兵來婺其後子孫遂為婺人故吾婺之有何氏與安陽韓氏東萊呂氏實同其盛衣冠奕世蔚為望宗皆所謂能世其家者也而於我蘇氏代有婚姻之好焉有若遯山先生伯衡生晚雖不獲拜其舄履然其素行清言葢嘗聞之矣今觀趙魏公康里公之書讀祭酒許君之文能無重老成人之思

乎不揆未學輙係之以賛賛曰

退不絶俗進不同塵易之嘉遯先生其人況問學之該博經術之精純纉令緒於奕世備雅德於一身仕不擇禄而全委贄之義醫以自詭而推及物之仁用能澤被乎鄉鄰望重乎搢紳聳一郡之文獻後百歳而益振慨宰木其已拱孰儀刑之可親此所以想高風於往日而嘆我生之不並辰也

夢芝軒賛并序

華川先生王褘生於至治壬戌十一月十有七日是年先生大父南稜公年七十歲是日則公始生之旦也前夕公夢芝産于所居之軒楣意者有異兆也褘乃生遂告賀者僉曰先王夢祲之法不傳焉請筮之遇離之賁筮人占之曰離火也文也艮山也賁飾也巖巖者而有蕃草木華采有耀火自下燭芝雖異卉伊草之族褘其以文鳴乎王氏其復興乎芝也其瑞乎故緜曰篤實而輝光以繡于裳人文章也又曰利上行南國之祥飾為

益其門有伉家乃昌也公既得孫因名其軒曰夢芝所以志也今天子定鼎金陵而先生遂以文學被遇由侍禮郎三轉而掌制翰林於是二百八十有八甲子矣然則南稜公之夢豈非所謂有開必先也歟哉里生蘇伯衡追為之贊贊曰

恂恂碩人兮維德之行匪今則然兮曰自高曾有種必穫兮無善不徵芝兆于夢兮而明發孝孫以生頭角嶄然兮喤喤厥聲於嗟芝兮又何必乎九莖厥既登崇兮

天下文明猗與休哉兮匪家之祥維國之禎

宗忠簡公畫像賛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却敵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娼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御製王公畫像贊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浮光人自浮光徙閩自閩徙温至公九世矣公宋皇祐賢良儒志先生六世孫也諱益大字居安累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開慶中獻平戎十二策擢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中書門下省録事判大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授右文殿脩撰德祐失國執節不仕以壽終于家其子與仕元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闕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舉陳先生

旅賓銘公墓額則太常博士柳先生貫篆焉伯衡獲從
樂清君之孫淵瞻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摭其槩而述讚
曰
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策爰獻於冕旒無
適不宜無試不効章交薦於廣堂位歷踐乎華要宋鼎
既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樂飲慕西山之採薇生氣凜
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邈悠可想見其風釆

虞文靖公真讚并序

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雄文際遇文皇帝師表海内伯衡每誦其文未嘗不想見其人兹幸從危翰林素得公遺像而拜焉既命工摹寫遂爲之賛夫以公之盛德豈後生小子所能形容而伯衡尤區區如此者盖不勝夫仰止之私焉耳賛曰

生乎閥閱之門奮乎熈洽之辰接羣儒之統緒煥一代之人文終之消揺丘壑時止則止始之雍容臺閣道信乃信故能使人敬之若蓍蔡而於時仰之猶鳳麟想聞

其議論風采外至四夷退享乎榮名富貴十有八春曷不觀此褐衣角巾委蛇如山瀟灑絕塵百世之士全德之人雖儀刑其已遠凛生氣之如存九原儻可作也吾敢辭執鞭之勤哉

太師韓國公畫像讚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羣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天實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刑想其風采不謀同

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衮衣朱舄安享尊榮蒼顔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譚君小像讃

堂堂乎果毅之姿卓卓乎雄深之畧其材之奇由生長湘潭衡嶽其功之高以戰闘甌閩朔漠鵠輕裘緩帶之譽嘗賦詩而横槊躬好賢下士之風每哺吐而髮握時方際乎盛明年未及乎矍鑠吾將求之雲臺麟閣君安

得撫松於丘壑也

鄭氏三老圖讚 并序

曩余見睢陽五老圖於朱澤民所又從故相吳履齋之孫琳見耆英圖其人雖不出於一家其生雖不同於一氣想其以盛德高年參會於一時風采足以竦動朝野雅望足以敦厚風俗可謂一代之盛美矣未嘗不咨嗟歆羡而慨夫生不並時以為恨也今鄭氏兄弟三人伯陽仲德高蹈遠引於山林之中仲舒名成身退於倦游

之日而並為一鄉之達尊且其人出於一家其生同於一氣慈愛良悌藹如也視睢陽洛社諸賢名位固不侔而其為一代之盛美殆且過之矣而余也辱與之生同時居同郡且嘗獲望其閭登其堂挹其光儀聆其緒論此余觀此圖類曩時咨嗟歆羡有加焉而又自以為幸焉抑聞之隆古盛時上有聖賢之君則習俗淳厚民多壽考或上壽或中壽而夭閼者無之令伯陽兄弟以垂白之年集處於麟溪之上雖天也亦惟國家仁厚之德

涵煦之澤發祥隤祉其民無畀隆古是以鄭氏一門而三老出焉然則三人者優游佚道之中安享子孫之養而為太平之民奚必引年復尸之令行袒割饋酳之禮加斯為蒙上之賜哉矧强健聰明三人者如一飲食起居畧不見衰憊態其福沛乎未艾也鄉人士君子歲時陳五豆六豆尊之長之於庠序之間覿一家之慶而聖朝之昌見焉則三老乃邦家之光豈止鄭氏之人瑞云爾哉其圖之也固宜咨嗟歆美之不足賛以一辭以配

壽朋之什區區之情有不容已者矣而況仲舒重有請乎讚曰

耆耆三老惟鄭之良既多受祉既壽且康亦既競爽望于一鄉以我耆年際今盛世時和家給風清日美式相告語無遠具邇仰有松竹俯有泉流可以休息可以詠游今我不樂亦又何求伯氏攸居仲氏來趨季從而後襜如翼如左圖右書其樂愉愉人孰無兄人孰無弟食則同煬處則同宇老而益親疇若鄭氏此令兄弟翕然

鼎立自天厚之扶我人極天既厚之又壽考之維國之華匪宗之老曷不覯此雪鬢霜髯威儀秩秩七縣具瞻豈惟七縣一人其憲之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吴憲宗之取蔡符

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為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為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清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為國故漢收河北兵不

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邊鄙賔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旐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為法雖不同而先後嘗相資顔淵問為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為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為治未有不本於古而

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册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上

問羲和之典歷后夔之典樂臯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内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庳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

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滞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滞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為法乎則涉

於避嫌以崔為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為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傅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傅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為嫌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歟為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為之説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

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濶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為䴡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為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達城闕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歟然六舘三學之士或叩

闕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偽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脩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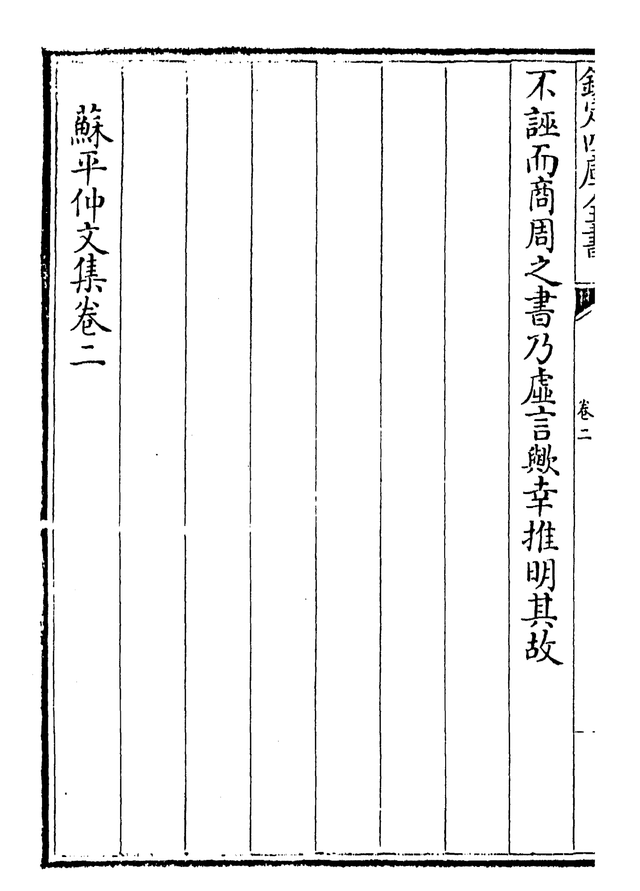
問穀為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為國先務未有

或先於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地之間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縁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為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

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於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為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有天下有天下

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埀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



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蘇平仲文集卷二

蘇平仲文集卷三

明　蘇伯衡　撰

說

養素齋說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為甚夫古之士為聖為賢達則能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不達則能以著述養萬世而今之士不免為鄉人而於聖賢之所能為者皆莫之能焉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所食之粟

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晨興而夕寐無不同之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手足持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目六常而二心也而吾身之所具者亦未嘗缺其一也彼聖賢何獨能為吾之所不能者耶亦惟養之有素而已耳葢人之所以為人者不獨身焉爾也周流乎身者氣也主宰乎身者心也存乎心者性也發乎心者情也聰明而不惑者智也

勇敢而有為者志也寬裕而有容者度也特達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有立者節也而皆不可以不素養也節不養則隳材不養則偏度不養則隘志不養則陋智不養則昏情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放氣不養則餒身不養則不安慎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直所以養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誠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養情也致知所以養智也自强所以養志也正大所以養度也問學所以養材也廉耻所以養節也節養則

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矣志養則不可奪矣智養則不可罔矣情養則不誘於物矣性養則不蔽於私矣心養則無往而不存矣氣養則無往而不大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至焉者之謂聖養之有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賢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今也不此之養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則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朋黨以養其交矯偽以養其望奢侈以養其欲而庶幾乎聖賢養功業以名位養天下以道養民以

攺養萬世以著述宜其不能哉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為今人之所養者能拔其類者也是所謂能以古人自任者也平陽呉元范氏敏而好學貧而有守以養素名其齋余病世之士養之無其素也久矣喜元范之知所養又恐其未知養之之方也故為說以遺之

慎脩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廉氏年幾六十不懈于學故

有讀書之齋名曰慎脩間謂余曰願為著其說以相吾志余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孳孳慄慄或翼翼亹亹皆所以慎也故曰慎徽五典曰慎乃在位曰慎厥麗曰慎德曰慎罰曰庶慎聖人若是其慎者無他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慎焉一息苟不慎焉則人偽參之而天命幾乎熄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

吾所以為人之道矣焉有失為人之道而身脩者乎而可以為人乎此所以慎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者天純亦不已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事乎慎而其慎猶然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慎哉慎之柰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賔如承祭祀如臨師保不覩而戒謹不聞而恐懼所以持其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失所以為人之道矣身其有不脩乎益命於

天而具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於身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曰五性著於身者貌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慎則由乎仁而親疎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而是非無不察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慎則貌極其恭而作肅言極其從而作乂視極其明而作哲

聽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睿而作聖五事於是乎得焉慎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以别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敦焉身其有不脩乎慎者脩之要也脩者慎之効也非慎固無自而脩非脩又烏足為慎不慎而無不慎聖人也慎而後慎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慎小人也聖人不慎而無不慎故其身不脩而無不脩賢人慎而後慎故其身脩而後脩小人無忌憚而不慎故其身放僻邪侈而不脩由是言之學者亦俛焉自慎而已

苟或不慎日以其心與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為無忌憚之小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吉凶生於敬怠不慎則至於為小人夫何足怪然則慎之於人也亦大矣如之何不慎余於子之名齋寧不重有警乎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默齋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費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費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

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契若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茍默而已矣誠以為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茍闡道而事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

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為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辯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辯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昌言不得而排之

高談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嚚嚚者皆於道無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夫問之為是為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為非為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況為學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

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默則無欲默則無為無為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與一則足以御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齊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默恭默而後淵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豈外淵默哉都俞吁咈是不得已而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為哉恭巳正南面而巳矣

葢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遊於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為學之先務為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栝蒼吳君景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説於余余謂景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顔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朝廷而事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為是齋也非徒與其學者默契於無言之

域而已因為著余之所聞者以為說且將觀厥成焉

存齋說

言小而可以喻大者吾於吾鄰徵之矣西鄰之姬亡其珥東鄰之媪往唁之曰何唁曰聞姬珥亡以故來唁曰視吾耳存乎曰存珥亡而耳不亡吾雖亡珥而吾不慼也而媪吾唁則亦過矣曰姬之珥金玉也金玉重寶也姬亡之何以不慼曰耳能聽斯貴矣非以金玉為珥而貴之也珥之存亡於耳何加損而慼焉於戲人之有身

不猶其有耳乎而爵位之於人不猶珥之於耳乎所貴乎人身者以其有仁義之心而已矣豈以爵與位而貴哉仁義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爵位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存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無爵位不失為貴也亡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有爵位何足貴也是以仁義之心不可不存而爵與位不必存柰何世之士於爵位則知存之而於仁義之心則不知存之古之士存其不可不存者而不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存而不

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不存其不可不存者而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不存而不必存者亦終於亡夫亡而後存焉固不若不亡而存者焉亡而知存焉猶愈於亡而不知存者焉豈惟爵位以仁義而存哉存亡之間君子庶民之分也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庶民之所以為庶民係乎仁義之心存與不存則忽焉而不存之可乎哉且夫是心與生俱生無不存者也有不存者奪於欲利之心而無所不欲云耳故曰其為人也多欲雖

有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欲之為人害固如是乎然則果能視凡可欲之物如吾之鄰之姬之視珥而視仁義之心如其視耳則不可不存者不存吾未之信也李君伯章以其號存齋徵說於余伯章嘗倅應天府知常熟州令僑居平陽與編氓伍他人處此將不勝戚戚焉伯章何以無不豫之色有自得之意也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其號曰存齋也宜矣余辱交伯章有年知之

深故為之書

常吉孟廸字說

國子生常功遜從余遊有年矣一日作而請更其名余乃名之曰吉字之曰孟迪生曰名若字先生既命之矣其義何居幸終教之則語之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隂爻多凶其故何哉葢陽為君子隂為小人君子之於言也不順乎道不言君子之於行也不順乎道不行言焉無過行焉無悔夫安往而不吉乎小人之於言也不順

於道亦言小人之於行也不順於道亦行言出而過行發而悔夫安往而不凶乎故曰惠廸吉從逆凶廸言善逆言惡惠廸從逆猶言向善從惡也且夫吉凶豈有常哉然君子常吉非天之福吾君子也君子所為者常善有致吉之道也小人常凶非天之禍彼小人也小人所為者常不善有取凶之道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生以忠武王之孫定遠侯之子國之右族家之貴介而資質純朴氣象安和不謂之吉人其

誰信之如欲自童而冠冠而室室而仕仕而休動無不吉亦惟自一話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而已自一話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生其為庶常吉士矣箕子所謂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家用平康豈不於生見之乎生尚因余言而益向道哉

范氏二子字說

余游平陽范君元璉見其二子伯也俊拔而倜儻仲也

樸茂而周愼皆稱其家他日元璉請曰名昞字士東吾伯子也名昱字士寅吾仲子也願賜之字說使得以勉焉韻書昞也昱也均為明也夫天下之至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為明者亦無過乎日日之出也求一物之不見不可得也日之入也求一物之見亦不可得也夫日之明故無不燭然其明嘗自東自寅始東明之方也寅明之時也中于天自東而升也至于午自寅而進也于西于酉則云暮矣昞與昱之冠也以之二言

製而為字豈非本其始乎所以必本其始者我知之矣時乎寅也日出東方是為平旦夫人惟平旦之時其清明之本體與日同量而其致用之功足以繼夫日之所不能焉清明之氣正氣也維日以之而光況於人乎人不能無欲者也及乎晝而交於物則勝於客氣於是昭昭者昏昏矣夫是以貴於存養也清明之氣固當存養而存養舍敬則何以哉東方發生之地也寅者敬之謂也養老於東學迎春於東郊祖生氣也朝日曰寅賔天

地曰寅亮亦不外乎敬也昞與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為字又闕使之敬以存養而滋長是氣乎夫惟主敬而後正氣充周正氣充周而後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則物之在外者安能累我而明之在內者焉往而不猶日哉發之為事業赫乎其光輝著之為文章煥乎其光潔昭之為聲名燁乎其光大而於稱夫名之美也何有兄兄弟弟一本而成因余之說交致其勉此嚴父之志也亦余之所望也

戴生名字說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陰陽而已矣其光為日為月為星辰其威為風為霆其舒慘為雨為露為霜為雪其氣為寒為暑為燥為濕為明為晦其時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其跡為鬼為神其徵為休祥為妖孽其運為泰為否其凝為山其流為川其生人為男為女其生物為草為木為鳥為獸為昆蟲為魚鱉而莫不有牝有牡有雌有雄其位為君為臣為父為子為長為幼為夫為婦為君

子為小人為中國為東西朔南其於風俗為淳為漓其於天下國家為理為亂其存乎人也於性為仁為義為禮為智為信於情為喜為怒為哀為樂為愛為惡為欲於身為榮為衛於質為剛為柔為强梁為懦弱於資為明為闇於行為善為惡於事為吉為凶皆陰陽之所為也而皆不可不和也於是聖人作樂以和之聖人之作樂也亦取諸陰陽而文之以管磬絃匏鍾鼓椌楬而已是故六律陽也六呂陰也為之度數為之鈞節以調律

呂以諧音聲而平其曲直均其繁瘠敘其小大比其終始使之秩而不亂恊而不乖不凌不犯不沾不滯則無不和矣取諸陰陽者無不和凡陰陽之所為者有不和哉由是動盪其血脉流通其精神啟發其善端禁遏其邪思克其資質之偏全其性情之正成其文武之材胥為吉士之歸由是閨門之中父子親長幼敘夫婦別由是朝廷之中君臣正上下辨政教興由是郊廟之中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世運由之以昌風俗由之以美風

雨由之以時三光由之以明四時由之以順六氣由是而不為災休祥由是而畢至妖孽由是而潛消萬物由是而各遂其生君子小人由是而各得其分中國由是而寧四夷由是而服天人一原感應無間如此然後可以言樂如此然後可以言和非軒轅氏之大卷陶唐氏之大咸有虞氏之大韶夏后氏之大夏殷人之大濩周人之大武孰能與於此哉後世德之盛極之建不能庶幾六代之聖人方是時也非無管磬絃匏鍾皷柷楬而

迄莫能事神祇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息災害遂羣生位天地則知樂者聖人作之而初不徒作之令徒見八音之陳列則謂之樂五聲之鏗鏘則謂之樂是知有器之樂而不知無器之樂也有器之樂工能和之也無器之樂非工能和之也工之所能和者末也工之所不能和者本也令夫樂不惟有本抑又有要而皆在乎人也何謂本和之謂也何謂要身為律而聲為度之謂也本之立者樂不勞而和要之得者和不期而至聖人之於

樂也非本立而要得哉葢聖人之體天地之帥也聖人之性天地之德也聖人之聲天地之和也天地之帥以為體天地之德以為性天地之和以為聲獨聖人哉吾猶聖人也聖人能立其本得其要以和陰陽而吾獨不能乎反諸身而已矣求諸心而已矣自强不息而已矣浦江戴生叔能甫之子也年甫弱冠而有志于學其名曰樂而其字曰和之吾友方希直既發其端以致其勉余也能不思所以繼之故因其請而申之說如此生歸

質諸尊人其亦以為弗畔矣乎

譚氏三子名字說

長沙譚君濟翁有子三人伯名棨仲名棐季名集於是以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於金華葉儀先生嘗為著名説而皆未字也願為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也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庶其早知而夙成也幸無以為變禮而辭焉伯衡辱交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爽而英發皆令

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辭乃祝之曰有衣之韍此之謂絛門之貴盛則列乎是絛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况於人豈不能乘時策勳以顯其親嗟小子絛字爾公顯爾尚勗哉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檠此之謂檠弓之弛張則資乎是檠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况於人豈不能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檠字爾公輔爾尚勗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為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

氣道積於躬君子攸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義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議沛乎其有餘裕勗爾公義尚敬内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既祝巳又語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為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為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為人乎又焉有為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為學三子可不交勗

之哉苟交勗之則為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鳳也昔見於薛氏而今於譚氏見之矣三子者勗之哉勗之哉

樓彥珩字說

佩於身之左右者曰佩職乎佩之間者曰珩曰瑀曰琚曰璜曰衝牙曰組珩瑀琚璜衝牙組皆佩之具也而莫要於珩珩也者上横者也三組繫焉而中組之末衝牙懸焉兩旁組之末璜懸焉瑀貫中組之半焉琚貫兩旁組之半焉而交貫瑀中上繫於珩下繫於璜又兩組焉

佩而非珩則組無所繫組無所繫衝牙璜以懸之琚瑀以貫之亦安用之故曰佩莫要於珩也夫惟莫要於珩是以佩有白玉有山玄玉有水蒼玉有瑜玉有瓀玟而莫不有珩有瑀有琚有衝牙有組而莫不以珩為要焉白玉也山玄也水蒼也瑜也玟也其色不同其品不同其為玉則同自天子以至於士其佩一用玉者無他焉於焉比德而已矣德之用無有貴賤故玉之用亦無有貴賤必有德也故必有佩也身不可以須臾去德身其

可以須臾去玉乎哉古者上之為天子次之為諸侯又次之為卿大夫下之為士其於玉也固無人不佩焉亦無時不佩焉後世則唯仕者然後佩焉又惟郊廟之間朝會之頃然後佩焉後世之於玉也雖不得人人而佩之時時而佩之而生也名琚字珩豈不猶佩之哉今夫名父兄朝夕呼生以之今夫字朋友朝夕呼生以之則琚與珩亦既不絶於耳矣耳之接乎其名也猶目之接乎其形也形之所在德著乎其外名之所在德寓乎其

中而吾於其形佩之以身而吾於其名佩之以心佩諸身即其德而比焉可也佩諸心思其德而比焉可也此不亦君子所以貴玉之意歟嗟乎所為貴玉者貴其德也貴之故佩之佩之所以求似之也豈曰觀美云乎故佩之而不似之人則病之矣貴之而不得佩之故名之名之亦所以求似之也豈曰假借云乎茍名之而不似之則人有不病之者乎然則生之比德於玉也寧尚可得而不汲汲乎而余也與日將於生觀德焉乃若玉之

為德孔子言之聘義記之要不待瀆告也生義烏人姓樓氏今肄業國學來徵字說故為生誦之云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槖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涗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

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盖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

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

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濵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

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黄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

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歳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傳

蕭壽傳

承信校尉蕭壽者德安人也字君美年十六喪其父而克自奮發以樹其家識者已知其不凡年二十陳友諒起荆湖拔為萬户友諒寇池州太平壽皆在行日夜思自拔歸附大明不得間不克如志居甞鞅鞅歲癸卯八月今上親率諸將與友諒戰彭蠡湖戰鞋山戰湖日友諒中流矢死壽同事者率還立友諒子理于武昌壽乃乘間以所領舟師自歸上於禁江賜以米十石命隷鎮江奕甲辰夏始授總旗從周指揮守嚴州乙巳四月僞

吳張士誠軍軍大浪灘其舟如織壽乘快舸挺戈而前衆皆披靡大軍繼之士誠軍大敗追北二十里有白金之賜八月士誠軍復犯烏石從嚴元帥出擊敗之獲戰艦一偽萬户一人仍賞以白金加織文丙午八月從曹國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十一月乘勝下杭州吳元年正月李公奏為管軍百户二月命下九月從永嘉侯朱公攻台州先登火其浮橋獲馬二戰艦二賞白金如初台州既下分兵守黃巖水砦十一月大軍南攻福建諸

路壽由海道領舟師夾攻洪武元年春福建諸路悉平還次金華四月海寇據昌國之蘭秀山搆亂從都督林公擊定之七月復從李公抜閩溪諸寨二年正月進貽信校尉統於徐指揮從李公北征則其年二月克惠州錦州大寧全寧遂度遼河敗慶僧國王軍進攻上都回次通州八月往援大同敗孔興脫烈伯二國公軍明年五月從擊興和應昌慶州高州分兵援虹螺山等屯堡遂及大軍與蠻子太尉軍戰于駱駞山而以七月還金

華四年二月世襲制下賜文錦繒各六端後二年之三月由金華移平陽十年四月換承信校尉十四年冬與千户馬俊出擊山寇自平陽之林來浦越龍潭過泥奥以破吳嵓砦駐小龍銀屏砦以扼萬松林歷福寧之岑嶺吳村際頭轉而涉瑞安之烏山萬丈林會大軍以殄餘寇凡破數十砦斬首二百級生得偽官士卒三十人
奏功賜楮幣

史氏曰人材之生必於興運匪獨將相重臣兩有文武

凡厥僚屬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見於方册者幾何人哉壽事明棄昏執干戈從征戰驅馳四境之外輔成一統之業亦可謂能矣而使之無稱可乎故其事余喜為之論次焉

范幹小傳

柏軒先生質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輙好語奬之聞人之不善輙法語繩之先生曰吾豈尚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為善之利也而怠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奬以好語也

庶使人歆慕而勉焉耳吾懼夫人闕於不善也而滋故
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也庶使人愧耻而戒焉
耳先生鄰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恤其先人之遺
孤而葬其姻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復同居
者有之屠沽而折節為士者有之而為不義者至戒人
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
先生葢有道者也葢王烈郭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
之爵禄得則富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歆慕也豈真好語

比乎邪君大夫以勸大善者而曾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劓刖此其可愧恥也豈真法語比乎邪君大夫以懲夫不善者曾莫之懲也法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勸也顧反捷於邪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既而思之豈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牽於私意歟豈此之德孚於言而彼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諭而不可以利誘威怵歟不然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

小人之情固然耶使刑禄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婺之金華人文懿許公之高第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祚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之西去處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季處屬縣冠蜂起元帥石闕宜孫雖剪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蒻溪之冠應氏杜氏以乙未冬溢出永康境上殺掠以逞嘉祐覺

然曰鄉鄰有急可坐視之乎走縣白令願助官殄寇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又問安所取錢乎對曰請輸家財令曰善即歸散家財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爲義兵寇至輒迎擊由是寇奪氣遣其徒黨來降嘉祐以爲此特詐降以怠我師耳益訓練其衆候伺明年四月寇果復擣縣郛焚廬舍入據縣治四出殺掠郡將勒兵致討嘉祐率衆助郡將遂復縣治郡將駐縣中其帳下士間出暴横嘉祐乃排帳直

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為欲為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寇殘民乎郡將戟手駡曰若真愚人我惟不忍民之殘於寇也故勒兵而來除寇何乃謂助寇殘民嘉祐曰即如是兵士暴横何不禁郡將遂抜帳前旗予嘉祐曰其樹之吾兵士有敢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樹於鄉宣言曰將軍令擾民者斬此旗下於是士卒不復出縱出亦不敢暴横鄉井乃按堵令計事廡訪司廡使問令縣有可與共患難者乎對曰有胡嘉祐文學趙存

誠者適其邑子也乃從旁言小人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著聞縣中嘗有人媢嫉之而誣汚以大罪賴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奴誣人事覺抵罪咸勸之曰此報怨時也輒謝曰人以計傾我我亦乘其阨而傾之人固可鄙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鄉人粉草根木實以為食誠諸子曰人皆饑餓我與若獨飽安乎亟發廩賑之其他存恤族姻鄉黨之孤者寡者疾病者未易以一二數此其重義蓋天性然也真可與共患難者庶使

乃為檄署曰義士胡某使使即軍中授嘉祐俾統諸義兵殄寇且給以鎧甲之屬嘉祐遂與方允中等引兵去縣五里而屯於鯉溪或言此寇往來處奈何屯此嘉祐曰是乃吾所以屯此也吾非以我等之衆足以殄寇也助官軍作聲勢捍蔽鄉井耳我等在此則寇不敢越而深入寇不敢越而深入則自此以西可保無他虞矣奈何不屯此時呂玄明壁方巖自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恐非萬全計為君計者莫如去鯉溪壁方

巖而共守焉乃可萬全也嘉祐曰吾將排難以保鄉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難就易此皆為身謀而不顧鄉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為之不往而諸保受圍輒分兵捄之往往以寡勝衆丁酉正月大破冦於武平於合德二月又破之前倉乘勝追北至黄碧又明日冦乃盡鋭從間道繞出方巖吕玄明與戰巖下其徒孫伯純戰死嘉祐聞事急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賊於占田遂大戰而冦至者滋多嘉祐顧謂方允中等曰

衆寡不敵矣退徒取覆也惟力戰耳自辰達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死于陳嘉祐厲聲曰終不令兩賢獨死義且戰且罵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速達而聞之曰嗟乎胡義士未嘗有斗禄寸組一旦緩急而能以私財私廪贍鄉兵屢挫賊鋒利安一邑吾屬為天子命吏顧不知為計至其斃於鼠輩又不能援之吾屬不獨大愧於心其負忠義士抑亦甚矣為之流涕率諸義兵發喪而以禮祭之

史氏曰元制復一縣者賞官六品不幸而死于難則視其所當得官超一等褒贈之嘉祐於制得褒贈郡為上請報未下而天兵取婺城褒贈竟不及矣洪武已酉詔脩元史嘉祐於法得立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裨聖朝既不敢以聞而時人又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如嘉祐之所樹立豈以褒贈不褒贈立傳不立傳而加損哉夫其以義自奮志在為國殄寇以身徇之且猶不恤況家財乎斯可謂大忠矣苟

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過永康父老為余言是以具著之

金貞婦高傳

貞婦高名文奴溫之瑞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幼芳聘以為婦明年生子暉暉生七月而幼芳以病卒金故平陽富家盜起海上其家交川濵海焚掠蕩然無遺繼以軍興盡賣其田供給幼芳卒高出簪珥鬻之始克舉是時方左丞明善周總督從道日事兵爭幼芳兄弟析居

久矣携其妻孥東西走避之不暇何暇扶持高母子高

煢煢襁負睥竄匿山谷間紡績以自給艱苦之狀人至

不忍見而高無毫髮怨懟意或勸之曰世有壯子猶不

足恃者此三尺孤又足恃乎遭世多虞饒於貲者且不

能全活况一弱婦且貧乏乎不及時擇所從他日噬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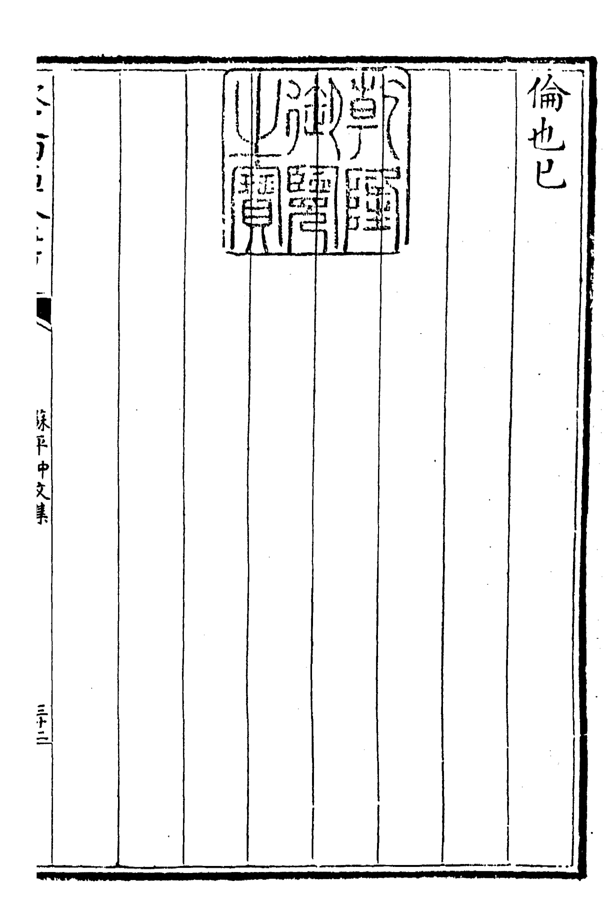
何及高曰我足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餘尚復何

慮乎與其隳節幸生孰若死饑死寒死兵也其植志堅

不為浮言所撼如此睥七八歲日夜策勵之以詩書曰

不學何以成人不成人有子與無子何以異暉感母之言亦知自策勵底于成立今年二十二歲矣高今年四十有七鄉人士無少長咸稱之曰貞婦云

論曰人皆謂貞婦儒家女龍江書院山長高暘賔叔其父也父講說經史貞婦自幼居父旁聞之故其見義明其抗特操於艱苦之中喪亂之際固當於戲審如是則名為儒者當何如哉然吾見緩急而奪志者亦多矣若貞婦豈惟世之為人妻者愧之貞婦其可謂無愧於彜



倫也已

蘇平仲文集卷三